

淮安望社形成及其成员与浙江籍流寓文人交游议考

郎晓斌 陈亮亮

(炎黄职业技术学院, 江苏涟水 223400)

【摘要】 望社是清代初年出现在淮安的一个独具地域特色的大型文学社团。望社的崛起,以明清易代的政治变革为契机。淮安一地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政治、经济、人文背景,吸引了一批文人来此避难或流寓此地,他们与望社成员唱和往来,双向互动,促进了淮安当地的诗歌繁荣。其中浙江籍居多。

【关键词】 望社; 淮安; 流寓诗人; 浙江

【中图分类号】 I207. 209

【文献标识码】 A

【文章编号】 1671 - 1696(2014) 07 - 0085 - 04

—

明末清初,是中国自晚周以来又一次高岸为谷般的社会变革,中华大地到处烽火狼烟,满目疮痍。但苏北淮安(府治在山阳)却是另一番景象,此时并无多大兵革之灾。原因是各次战役在这里都没有留下太多的伤痕。李自成义军攻下宿迁后没有越过淮(黄)河;亦兵亦匪的高杰曾进攻淮安,亦被淮安守将击败,吴玉搢《山阳志遗》卷二云:“明季自甲申三月以后,天下土崩瓦解,吾淮当南北要冲,其能扼河而守,不使有一人一骑渡河者,则漕抚路振飞、巡按王公燮之功居多,而淮安义勇之名实有以夺其魄”。^①清兵南下时明守将刘泽清出逃,地方官献城降顺,未经历“扬州十日”、“嘉定三屠”的惨烈。加上当时淮安为南北交通咽喉,士人南下北上,多会于此。又为漕运之都,淮盐集散地,商业发达,多有士人至此谋求生计。故明清易代,全国大部分地区遭受经济重创,而古城淮安仍一片繁华景象。名扬一时的望社即此时兴起。望社兴起除上述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及特殊的地理位置外,淮安自古人杰地灵、人文荟萃是诗社的文化基础。丁晏《淮阴说》云:“淮土跨徐、扬之境,居南北之冲。江南诸郡,文物华丽,而或失之浮,河北诸郡,气质颀固,而或失之野。惟淮阴交错其间,兼擅其美,有南人之文采,而去其浮,有北人之气节,而去其野”。^②

汉族士人在满清逐渐定鼎华夏,明朝复盘渺茫的状况下,心灵创伤急需抚慰,痛楚之音亟待倾吐,“诗为心之声”,望社作为砥砺心志的块垒,无疑是一块难得的净土。关于其时社会境况,邱象随在《淮安诗城凡例》中写道:“自茶坡诸君子当干戈抢攘之际,肇兴望社。及曙戒余弟兄在跋涉流离之余,唱和西轩,其初盛也。嗣与伯玉、阶六、友龙诸公会猎,则吾社凡出处二十有四人。风雨晦明,刻期毋失,以是远迹同声,其再盛也。今社仍以望名,亦从始云”。^③“茶坡”为靳应升号,“曙戒”为邱象升字,“伯玉”、“阶六”、“友龙”则分别为张巧若、陈台孙、卞为鲸字。这里,邱象随指出望社兴起于“干戈抢攘之际”,即是明清替易之时。关于望社具体成立时间,原始文献没有准确记载。严迪昌认为成立于顺治四年(1647)^④,学界异议不多。

望社为何取名“望社”,据字面意思讲,有两种可能:一、农历十五又称望日,是中国传统的月圆团圆之日,而其时异族侵占宇内,山河破碎,家人离散,取名“望社”正有盼望有朝一日山河重新一统,家人重新团聚之意。二、当时和南宋的情况相似,皆处于异族入侵的状态。陆游是南宋著名爱国诗人,其有大量诗作表达自己希望南宋能收复北方失地的愿望,“望”是其诗

收稿日期: 2014 -06 - 10

作者简介: 郎晓斌,男,安徽南陵人,炎黄职业技术学院讲师。

作的重要意象，如《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》里含有“望”字，其云：“三万里河东入海，五千仞岳上摩天。遗民泪尽胡尘里，南望王师又一年。”成立望社，亦盼望明朝余部能收复中原，救遗民于异族铁蹄之下。

晚清山阳人李元庚根据家中所存《诗苑天声集》及其它文献择辑成《望社姓氏考》，为迄今发现的研究望社的最早著述，所列望社成员计三十人，分别是：李挺秀、黄申、靳应升、郭为珙、张巧若、沃起龙、卞为鲸、胡从中、稽宗孟、陈台孙、张镇世、沃起凤、潘取临、程涑、张养重、阎修龄、张新标、杨方、陆求可、徐转迅、陈谷骏、程淞、马骏、赵朗、李孙伟、张新栋、倪之煌、邱象升、邱象随、阎若璩。^⑤

二

望社周围聚集一批外地流寓或避难于此的文人，毛奇龄《自为墓志铭》云：“吏部张公偕今检讨鸿烈父子辟名园于东湖之滨，八月十五夜，水亭堤榭，张灯布幔，杂设妓乐及色艺，鬻弄而集寓淮诸名士凡数十人，赋诗游饮于其中。酒再巡，清歌间作，丝竹幼眇。”^⑥中秋月圆之夜流寓人士集会张氏园林者达数十人，可见淮安流寓规模颇大，他们为清初淮安诗坛的繁荣增色良多。至于文人聚集淮安原因，除上文提及的淮安在明清之际所受战争破坏较少、商贸发达、城市繁荣之外，淮人好义也是重要原因，外籍文人容易在此找到庇护及知音。《光绪丙子清河县志》云：“士风在昔，尚廉耻，重然诺，强者侠烈负气有西楚之遗。”^⑦清初遗民南昌人王猷定，曾流寓淮安，为阎修龄、阎若璩父子座上宾，后定居邗上，客死他乡，阎若璩为之料理后事，可见淮人心肠之热。钱塘人胡介曾流寓淮安，“先生歿后二十年，遗文散落，赖其友山阳丘洗马季贞父录而存之，属于论次其文章，将版行而并序”^⑧，淮人为去世客籍文人整理文集、料理后事不遗余力。

流寓文人之中属浙江籍的居多，原因主要有：一、浙江自南宋以来经济在全国的比重日趋增大，文化教育昌隆，由此孕育了一批文人才子；二、大运河的最南端深入到浙江腹地，两地交通较为便利；三、1645年5月24日，清兵攻占南京，江南臣民大多呈观望状态，但同年6月15日清廷发布了“薙发令”，本来一些已经表示归顺和即将归顺的地方，“不忍视上国之衣冠，沦于夷狄”，又被迫起来反抗，抗清风暴旋起，以苏松常、杭嘉湖、徽宁七府为烈。清太仓人陈瑚说：“岁乙酉，江南民死兵燹者百万户。其前则早暵数年，其后则水潦者数年。”^⑨葛芝说：“申酉之间，中原云扰，国步遂改。大江以南，大家巨室，播荡无极者众矣！”^⑩这些地区在清兵镇压下，流血漂橛，尸骸相枕，社会动荡，经济残破，促使一批文人往北逃难，有的就暂栖淮安。

三

毛奇龄（1623—1716），原名甡，又名初晴，字大可，浙江萧山城厢镇人，明末诸生，治经史及音韵学，著述极富，与兄毛万龄并称为“江东二毛”。明亡，加入其族叔保定伯毛有伦军中抗清。因言得罪南明权臣方国安，方国安欲杀他，他随即逃亡。又被仇家屡次陷害，便改名为王士方，亡命浪游。顺治十七年（1660）毛奇龄始入淮，而后至康熙三年（1664）皆在淮上。毛奇龄在淮安结交的友人中，最为重要的首推刘汉中（字勃安）、倪之煌（字天章）。《山阳志遗》记载：“萧山毛检讨奇龄微时，避难来淮阴，改姓名为王彦字士方，匿迹天宁寺。刘勃安先生闲过寺中，与语，奇之，因与订交。渐引所知相往还，遂遍与淮安诸名宿相友善。”其时毛奇龄遭人追索悬捕，倪之煌和刘汉中将其藏在车中运载回家，并藏在自己家中。毛奇龄在《山阳刘勃安先生墓志铭》说：“先生亟藏予，而家无窳房，设苇榻而张之屏牖之间，家人厮养声相闻，顾日夕备酒脯，洁旨恭敬，如是者一月，且为缝绽衣乃去。”^⑪（卷一百五）在《寄刘勃安、蔡子搆、黄刻知诸子》云：“韩王孙一漂母耳，犹千古慕之。吾淮阴满城皆进食处也。昨去家园时，潜行芦中，天星晓倾，自谓惻怆已过，然尚不若别离此地之惨。则此地踰家园远也。庐陵乍还，不能复道淮，他日天涯海角，愿闻踪迹，全好皆知我情。”^⑫（卷二十二）毛奇龄《西河集》卷三十二《东昌倪天章遗集序》云：他与倪之煌好像是“惊翔之鸟同集于濼，其意气相得岂顾问哉？”又云：“淮安刘勃安者，君子也，其交天章先于予，而意气相得即与予同。”^⑬（卷三十二）康熙元年（1662）中秋夜，毛奇龄在望社成员张新标招集的曲江楼大会上赋《明河篇》。淮人有知其身份，毛奇龄曰：“虽然，予甡也。”又曰：“予濒死屡矣，幸而生。甡者，生又生也。”又曰：“吾生十年，病五年，兵戈者十年，奔走道路二十年，能再生乎？所谓甡者，亦翼夫生之者也。”

毛奇龄与望社成员阎修龄阎若璩父子交往亦颇深。全祖望《萧山毛检讨别传》：“西河（奇龄）平日亦素不持十节，多仇家，乃相与共发其杀人于官，当抵死。愈益亡命良久，其事不解。始为僧，渡江而西，乃妄自谓选诗，得罪王自超……乃其游淮上，得交阎徵君百诗，始闻考索经史之说，多手记之”。^①“百诗”，是阎若璩的字。另毛奇龄有《集阎修龄若璩父子即席诗》

《题眷西堂诗并序》等记载与阎氏父子交往的诗作。康熙十年（1671），毛奇龄再游淮安，造访望阎若璩，与之论学，二人同游淮安城东程将军（咬金）冢，毛奇龄作《九月十九日登程将军冢》诗以记之，其中有“阎君父子好探奇，邀我登高共饮酒”句。至康熙十二年（1673）冬，避人东归还萧山。康熙十七年（1678），朝廷特开博学鸿儒科，毛奇龄自浙江进京赴考，经过淮安，作《少年游·过淮城口占》二首，其序曰：“予去淮久矣。康熙十七年，微车入京，从淮城下过，遂驻马流涕，占此词。”词一：“马蹄才发，阳平门外，望里是淮安。可怜此地，曾经流浪，一十五年前。曲江高会知何处，秋水晚生烟。惟有垂杨，千条万缕，还挂酒楼边。”词中的“曲江高会知何处”指康熙元年在山阳曲江楼赋闻名一时的《明河篇》。

结束流寓淮安几十年后，毛奇龄写有一首名为《杜陵蒋楛游淮曾读予旧诗有感，枉过不值留句见寄，予适滞海滨率赋酬意》的七言古诗回忆了在淮安度过的峥嵘岁月：“忆昔避地淮阴城，吹箫乞食更姓名。山阳县令争认得，呼我车载还都亭。而时秋风度淮水，高会名园在河嘴。入夜钟镛动地来，当筵词赋惊人起。从兹日饮淮市傍，酒徒到处争相藏。元王庙后杏花阁，驸马巷边荔枝墙。人生聚散等朝露，二十年来弹指过。醉里难忘鼓瑟时，花开不记留题处。杜陵高士有蒋生，先后曾同淮浦行。见予旧事每兴感，贻来新句何多情……他时若溯长淮路，何处还攀桂树生”。^②

胡介（？—1664），字彦远，号旅堂，钱塘人。胡介所识望社成员，当以程淞为先，其与程淞相识当在杭州，但程淞彼时匿名“王潜也”行世，而胡介并不知晓。程淞，字娄东，号寓菴，“少赴浙，补浙江秀水县增生，隐居不仕”。^③胡介有《赠程娄东序》一文，对程淞在吴情形记载颇详。胡介又有《留别程淮东娄东》诗，诗中有语：“程二落拓能自奇，纵横滑稽尤堪羨”，对其匿名行世有调侃之意。胡介于顺治五年（1648）至淮安，与朱乌程、万寿祺交游。其《张胎簪先生六十寿序》云：“介犹记戊子（1648）之役矣，秋冬之交，渡江涉淮访桐轩于山阳，年少于公路，与（张屿若）神交目击，论世征心，恨相见晚也。”

^④是时，胡介与“望社”成员张屿若定交，并为其父张着文祝寿。胡又与望社丘象升、丘象随友谊颇深，丘象随《与慕鹤鸣大令书》云：“余兄弟落落寡交，唯与西陵胡彦远称异姓兄弟。”^⑤丘象随《西轩纪年集》与胡介《旅堂诗文集》记载了二人多首唱和之作。胡介于康熙三年（1664）卒，陆嘉淑《胡彦远传》云：“彦远且易若，招余属定其诗文，且曰：‘删定后为我录一本，寄山阳丘季贞。’季贞名丘象随，一名随，与三山高云客兆，皆彦远金石交也。”^⑥后丘象随为胡介刊行《旅堂诗文集》，可见二人关系之深厚。胡介在淮时间较长，与望社成员唱和颇多，如《旅堂诗集》有名为《至日范眉生招同李叔则、徐大拙、沈仲连、方尔止、顾庶其、靳茶坡、陈阶六、嵇淑子、阎再彭、张虞山、程淮东、娄东、丘季贞、赵天醉、家师虞分韵》一诗。^⑦

冯景（1652—1715），字山公，一字少渠，钱塘人。性嗜读书，善属文，著有《解春集》，清朝校勘大师卢文弨是其外孙，《解春集》即为卢文弨根据其遗稿整理而成。冯景未来淮安前，游学就馆于京师，颇有声誉，因丘象随的邀请就馆其家有10年之久，并与淮安官绅交往，富有才气，有宗师风范。“居桐园中与淮人士多唱和，往来无闲……督徐旭龄素重景，因进开涧河议创为七便五利之说，凡千八百余言。”^⑧冯景经学功底深厚，曾助望社成员阎若璩著《尚书古文疏证》。阎若璩在这部煌煌大作中共提到冯景9次，主要探讨左和右孰为尊以及《尚书》中夏朝太康弟所作《五子之歌》真伪。在卷五上论左右孰为尊：“钱塘冯景山公以何休《公羊传注》来问：隐公元年，立适以长不以贤，立子以贵不以长。《注》云：礼，适夫人无子立右媵，右媵无子立左媵，左媵无子立嫡侄娣，嫡侄娣无子立右媵侄娣，右媵侄娣无子立左媵侄娣，是固尚右之说也。至成公二年鞞之战，《传》，逢丑父者，顷公之车右也，面目衣服与顷公相似，代公当左。《注》曰：阳道尚左，故人君居左，臣居右。信是说不又贵左而贱右邪。何前后参错乃尔。余曰：前说是，后说不，岂惟何休，并《传》文亦谬矣”。^⑨“又按尝语冯山公，吉事尚左，凶事尚右，

亦仅谓其纲耳，其细目颇不尽然。如用兵凶事，偏将军居左，上将军居右，固是。以丧礼处之，若行伍则又军尚左，卒尚右”。

Q

在卷七讨论太康弟所作《五子之歌》真伪：

“冯景山公以书来，曰：近读《五子之歌》至‘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’，插此冗句，殊不可晓，且即如太康出畋于其母何与。妇人无外事，迎送不出门，礼也。岂合从子盘游耶。又岂厥弟五人逆知后羿将距于河，遂蚤御其母以从耶。果尔，则当垂涕泣而道谏，止其兄以笃亲亲之谊可也。既知而不言，坐待其败，虽作歌以叙怨，亦何及哉。余答之曰：此辨诚善，解同孔安国”。^Q

“按冯山公又云：篇名《五子》，子者，有亲之称。是时父启已逝，妄意其母尚存，特插入此句，只要关合子字耳。不意遇阎徵君发此，一篇虚空粉碎矣。援据辨驳，亦从十三经注疏来，但有胜古人处”。^Q

阎、冯二人桴鼓相应，互质疑难，分丝析缕。

冯景所著的《解春集》记载了冯、阎二人对《大学》文本的争论。在写给冯景的信中，阎若璩表达了他对《大学》文本的怀疑。朱熹分《大学》为经与传，并认为传文成于曾氏门人之手，阎若璩认为没有根据。阎若璩统计了《礼记》中“曾子”出现的次数，认为“曾子”为记礼者的通称，朱子以“诚意章”有“曾子曰”三字认定《大学》为曾子所作，并无多少证据。冯景认为阎若璩的论述看似“既辨既博，亦经亦史”，却也是不可理喻，“愚以为即通十传，并无‘曾子曰’字，亦决其为曾子之传，匪异人任矣，称子诸证不必论也，”^⑧“吾决其为曾子传之，而子思述之，以尊其统，犹恐后之为僭为伪者阑入于其中，奈何先生为无端之疑，而启天下后世不尊不信之渐哉？”^⑨从维护道统的角度，冯景担心阎若璩会开后世不尊经典的风气而予以反驳。冯景的担心不为多余，有先见之明。

冯景流寓淮安期间，利用自己的经学优势和阎若璩切磋技艺，砥砺学问，留下了一段佳话。

潘问奇，字云程，又字云客，号雪帆，钱塘人。“亦侨淮，与石华峙、岱峙、刘琯、阮晋为忘形交。诗多凄怨，《明十三陵》尤哀，盖遗民也。着《拜鹃堂集》，后客死扬州，扬州守傅泽葬之平山堂侧。”^⑩石岱峙字霞举，石华峙字紫岚，淮安大河卫人，皆诸生，受业于望社成员靳茶坡先生之门，文章皆名重一时。刘琯，字昭华，是淮安土著居民梅花刘氏老人的十世孙，与刘汉中是同时代人。阮晋，字鹤缙，据邓之诚《清诗纪事初编》所言，阮晋亦是望社成员，“晋少于阎若璩共学，又学诗于靳应升，与李挺秀、黄申及应升诸人结望社。”^⑪阮晋之曾孙阮葵生著有《茶余客话》，其卷二一亦云：“先征君鹤缙后先生手录《同社倡和诗》，内潘雪帆七律最多杰作。雪帆名问奇，钱塘人，客居淮上，隐沦终身，与石霞举紫岚、刘昭华及征君为忘形之交，后客死天宁寺，扬州守傅泽洪葬之平山堂侧，为文志其墓。”^⑫

参考文献

① 吴玉搢. 山阳志遗 [M]. 淮安：淮安志局刊本，1922.

② 邱元、王元章修，段朝端纂. 民国续纂山阳县志 [A]. 中国地方志集成·江苏府县志辑（第55册）[C]. 南京：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91.

-
- ③ 丘象随. 淮安诗城 [M]. 扬州: 扬州古旧书店本, 1980.
- ④ 严迪昌. 清诗史 [M].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1.
- ⑤ 李元庚. 望社姓氏考 [J]. 国粹学报(71) .
- ⑥ 毛奇龄. 西河集 [A]. 北京: 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.
- ⑦ 胡裕燕修, 吴昆田、鲁蕢纂, 光绪丙子清河县志卷二 [A]. 中国地方志集成·江苏府县志辑(第 55 册). 南京: 江苏古籍出版社, 1991.
- [8] 冯景. 解春集文钞 [A]. 续修四库全书(集部 1418 册)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2.
- [9] 陈瑚. 确庵文稿 [A]. 四库禁毁书丛刊(集部第 184 册). 北京: 北京出版社, 2000.
- [10] 葛芝. 卧龙山人集 [A]. 四库禁毁书丛刊(集部第 33 册). 北京: 北京出版社, 2000.
- [11] 全祖望. 鲇埼亭集外编 [A]. 续修四库全书(第 1429 册集部)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2.
- [12] 胡介. 旅堂诗文集 [A]. 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七辑第 20 册卷一. 北京: 北京出版社, 2000.
- [13] 周亮工. 尺牍新钞 [M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1936.
- [14] 阎若璩. 尚书古文疏证 [C]. 北京: 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.
- [15] 邓之诚. 清诗纪事初编 [M]. 台北: 明文书局, 1985.
- [16] 阮葵生. 茶余客话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59.